

清末民初时调研究现状概述

黄霖 李秋菊

摘要: 虽然,与明代时调研究较为热闹的场面相比,清末民初时调几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但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郑振铎、阿英、赵景深等对当时地摊上时调唱本的搜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顾颉刚、阿英、李家瑞、赵景深等还写有一些研究文字,更具草创之功。当今学界的车锡伦、黄霖等先生也有一些研究清末民初时调唱本的文章面世。

关键词: 清末民初;时调唱本;搜集整理;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 I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4-0107-04

明代中后期以来,时调^①在民间稳占一席之地,发展到清末民初,注入了充满时代气息的新鲜血液,大放异彩,各处风行,成为当时一朵绚丽的俗文学奇葩。但是,由于文人雅士的偏见,它虽然盛极一时,却未跻入文学史的殿堂,学术界对之比较漠视。民国学者对近世民间歌谣的广泛搜集、研究,与其对同时期时调唱本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明代时调研究较为热闹的场面相比,清末民初时调也几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但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尤其是上半期),也有少数著名学者留意搜集与研究当时地摊上的唱本(包括大量时调在内)。顾颉刚、郑振铎、阿英、赵景深等,对当时地摊上时调唱本的搜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这无疑是一种丰功伟绩,值得大书一笔!顾颉刚、阿英、李家瑞、赵景深等还写有一些研究文字,更具草创之功。当今学界的车锡伦、黄霖等先生也有一些研究清末民初时调唱本的文章面世。

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

①本文所谓的时调,是指狭义的时调,即特指民间广泛传唱的一些时新曲调,同时包括一些形式规整,实际上已经时调化的山歌小段子,如《十骡郎山歌》、《十谢郎山歌》、《十吃醋山歌》、《十看姐山歌》等,而将滩簧、宝卷、道情等曲艺形式,以及喜话、号子书、长篇叙事山歌等排除在外。

收稿日期:2008-03-01

作者简介: 黄霖(1942-),上海嘉定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李秋菊(1978-),女,湖南安仁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华北科技学院文法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论与文学。

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资料看来,20世纪初期,顾颉刚是最早有意识地搜集唱本的学者之一。当1918年北京大学搜集歌谣之后,顾先生就注意到当时地摊上的唱本,曾在苏州收集4次,得到200册,嘱咐他的表弟吴立模先生作一叙录,记载其格式与事实。顾先生认为:“歌谣、唱本及民间戏曲,都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作品。中国向来缺乏民众生活的记载;而这些东西却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写真,我们应当努力地把它收集起来才是。”^②当时和顾先生一起搜集苏州唱本的,还有重九先生。

顾颉刚还觉察到了地方性唱本濒临湮灭的严峻形势。1931年5月,他旅行到济南,发现地摊上全是上海印刷的唱本,济南本地刻本非常罕见,访了几家铺子,才得到本地木版的10余本。他慨叹上海凭借印刷术的发达和纸价的便宜,印出了大量的唱本,分散到各地,把各地原有的民众文艺一切打倒,这文化的侵略可真不小!所以,他认为收集唱本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期:“我们如果不去搜集,再过十年,就买不到了,这一部民众生活的宝藏就失传于我们的一世里了!我们忍心有这件事吗?”^③

赵万里先生称赞郑振铎先生“是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④。郑先生搜集、研究的主要是明清时调《挂枝儿》、《山歌》、《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他似乎并未对当时流行的时调唱本进行过具体的研究。不过,他也留意搜集当时的时调唱本。郑振铎先生曾搜集当时各地单刊歌曲近12000余种,可惜“一·二八”事变中全付劫灰。后来,

②顾颉刚、吴立模《苏州唱本叙录》,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3页。

③同上第684页。

④赵万里《西谛书目序》,北京图书馆编著《西谛书目》卷首,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3页。

他又在北平搜集到了不少时调唱本，保存至今的至少有 641 册^①，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赵景深先生也收集了许多时调唱本，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阿英先生收集的大量时调，则捐赠给了芜湖市图书馆。这些都是供今人研究的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赵景深先生还校订了他所收集的一些时调唱本，编成时调集《时调大王》和《时调新曲》，皆由上海广记书局出版。

双黛馆主编辑了《时调小曲大观》，1922 年 9 月由上海新华书局出版，收五更调、新滩簧等数十首。双黛馆主，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可能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写有宫闱小说《历代风流皇帝》。自称双黛、双黛馆主，斋名“画梅庐”。他还编有《全国风俗大观》，介绍京华、天津、奉天、吉林、延吉、长春等 36 个地方的风俗，目录与正文之间有沈引溪的《序》（落款署“壬戌重五月引溪沈求己谨序于初笑轩”）和编者《自序》（落款署“岁在壬戌之夏鉴湖双黛馆主识于画梅庐”）。

1947 年，王振声编辑、陈礼邦校订的《袖珍最新时调指南》，由上海儿童出版社出版，书中凡收录《八段景》、《独占花魁（五更调）》、《古人春调》、《八仙庆寿春调》、《无锡景致》、《小孤孀》、《新出劝用国货五更调》等大量时调。

此外，笔者还要提到一点，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些书坊，也刻印了一些时调集。清末的时调唱本，多是一首一本的巾箱小本，薄薄的几叶纸粘在一块即成，十分粗陋，最多的也不过两三首一本。而到了民国，不仅小册子的时调唱本仍在大量刊行，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书坊编辑、刻印的时调集，几十首，甚至上百首编辑成册，如《改良绘图新鲜时调》、《绘图时调山歌》、《时调新曲》与《（最新）时调大观》等。1923 年，竞智图书馆编辑的《南北小曲大观甲集》，既然标明为“甲集”，就表明当时可能还编印了乙集、丙集等，只不过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或已经散佚了而已。这些书坊，他们编辑时调集时所据的资料，可能是民间流行的单行唱本，也可能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时调。

当时，这些时调集可能十分畅销，双黛馆主编辑的《时调小曲大观》，出版不到一年，就被再版。而据阿英《再谈清末的时调》^②记载，在阿英写完《清末的时调》^③之后，不久又收到了“痛国遗民”编辑

的《最新醒世歌谣》，光绪三十年十月群益书局版，四十八开线装，他所收到的，是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增订第三版的本子，可见此书在当时很流行，两年之间，竟然有了三版的机会。又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可知，到 1941 年，《时调新曲》与《最新时调大观》都已出了六版。

前几年，秦建明先生等人在野外工作期间，在一处深山小县城的地摊上，偶然发现了民国年间上海沈鹤记书局石印线装的《最新时调》，分春、夏、秋、冬 4 册。他们刚开始只是随手翻翻而去，回去后查阅有关资料，发现为非常难得之物，遂重入深山，收纳入手，认为其是民间文学中一种珍贵的档案资料。笔者还见到沈鹤记书局编印的《最新时调西集》，大概原有东、南、西、北 4 集。

时至今日，不仅这种时调唱本已经在一般城镇书摊上绝迹，就是大山深处的地摊上，也很难见到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芜湖市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还有较多的藏书。但长久以来，这些原始资料几乎无人问津，只能孤独地躺在那一个个寂然的角落，任由蠹虫摆布。不过，据黄霖先生说，目前台湾、日本正有学者在整理清末民初的时调唱本，拟出版时调集。

黄霖先生对清末民初的时调颇为关注。据黄先生《时调中的清末民初世界》所说，前些年，他在日本时曾有幸接触到早稻田大学泽田瑞穗教授捐赠的“风陵文库”^④，为其中入藏的时调唱本所吸引。回国后，黄先生对国内一些图书馆的时调收藏也作了调查，意外发现复旦大学赵景深先生赠书中，清末民初的时调竟多达 120 种。后来，黄先生又翻阅了其他一些图书馆的藏本，使他“感到清末民初的时调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它也应该是研究大变革中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的一座宝库”^⑤。

具体的研究论述

虽然，迄今为止，以“清末民初时调”为单一研究对象的论文不多，但在探讨唱本的过程中，对之有不少论述，值得我们注意。

一、目录整理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的“小

①据《西谛书目》卷 5，第 74 页。郑振铎先生曾藏有三种类型的“时调唱本”，皆不分卷，一为刊本，共 136 册；一为北京中和堂刊本，共 95 册；一为扬州聚盛堂刊本，共 410 册。

②原载 1936 年 5 月 20 日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现收入阿英等《阿英全集·附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33-136 页。

③收入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1944 年《中国俗文学研究》，第 193-197 页。该书由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新一版时易名《小说二谈》，删去《刺虎子弟书两种》、《西游真铨图》和

《明人笔记小话》。现又收入阿英《阿英全集（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90-394 页。

④据平成 11 年（1999 年）4 月《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文库目录》第 17 辑《风陵文库目录》集部第 6 “曲艺唱本类”之“时调小曲”著录，日本早稻田大学泽田瑞穗教授捐赠的“风陵文库”约藏有清末民初的时调唱本 319 种（以单刊本为主，也有少数合刊本）。

⑤黄霖《时调中的清末民初世界》，汤一介等《文史新澜》，“浙江古籍出版社建社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301 页。

本淫词唱片目”，大概是见于历史文献的最早的唱本、唱片目录，包括时调、弹词段子、弹词开篇、山歌、滩簧、滩头等种类。其中约有《杨柳青》、《龙舟闹五更》、《五更尼姑》、《十送郎》、《十二杯酒》、《怨五更》、《妓女叹五更》等时调 44 种。

余治在《劝收毁小本淫词唱片启》（《得一录》卷 11）中，列出了“各种小本淫褻摊头唱片名目单”，其中属于时调的至少有《新满江红》、《门依栏杆》、《四季相思》、《情女望郎》、《五更十送》、《小扳捎》、《十八摸》等 27 种。

刘复、李家瑞等先生编辑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及傅惜华先生的《北京传统曲艺总录》，都著录了大量的清末民初时调。

车锡伦先生在《清末扬州刻印的唱本》末尾的“附录：扬州聚盛堂刊唱本目录”中，列出了扬州小东门聚盛堂刊刻的 50 多种唱本，其中属于时调的大致有《抄本金陵新刻下盘棋（湖北调）》、《江西卖杂货（湖北调）》、《抄刻十不全（口传二十四个拍头，淮北调）》、《火烧南京饭店（泗州调）》等 38 种。

清代北京蒙古车王府收藏了一批戏曲、曲艺抄本，民国间流散民间，最早为马隅卿、顾颉刚等发现。后来，不少学者对之整理研究。仇江、张小莹《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为迄今发现的 2010 种车王府曲本作了目录，其中包括“时调小曲”299 种以及一种“小曲目录”，即《北京小曲百种目录》。

二、曲调考述

对于时调的曲调（曲牌），李家瑞、赵景深、车锡伦等都有重要研究。1933 年，李家瑞的《北平俗曲略》将北平俗曲分为 62 种，每种之下，都略有考证或叙述，并各附一实例。书中将通常所称的时调归入“杂曲之属”，以调名分类，凡有[济南调]、[利津调]、[湖广调]、[福建调]、[马头调]等 31 类。这些时调大半从外省输入北平。书中考证了每种曲调的源流，对其特征有所叙述，或对某些曲调的特点进行比较。

1959 年 8 月，赵景深先生在《〈白雪遗音〉序》中，精辟论述了[马头调]、[马头调带把]的一些特征，又指出了[寄生草]与[马头调]的主要区别。

车锡伦的《清同治江苏查禁“小本唱片目”考述》，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丁日昌列出的“小本淫词唱片目”中的时调曲调，这对《北平俗曲略》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三、内容艺术论析

阿英的《清末的时调》、《〈满江红〉杂曲》^①、

《再谈清末的时调》都是直接以时调为研究对象。其中，《清末的时调》主要根据《绣像小说》上所发表的《十二月太平年》、《北调小五更》、《警世吴歌》、《叹中华（仿北调叹烟花）》等时调，论述了清末庚子事变或维新运动在时调中的反映，见出当时人民的愤慨、伤感与热望。《〈满江红〉杂曲》主要论述了阿英先生所搜集到的[满江红]小曲。据《〈满江红〉杂曲》介绍，作者曾先后搜集到了近 300 首小曲，调门有 14 种：[银纽丝]、[叠断桥]、[满江红]、[湖广调]、[九连环]、[叹五更]、[叹十声]、[武鲜花]、[绣花棚]、[荡湖船]、[南京调]、[南词]、[湘江浪]、[银锭丝]。其中[满江红]曲调最多，除一般的[满江红]形式外，又有[对口满江红]、[十景满江红]、[满江红五瓣花]、[满江红穿心]等，内容以情歌为主，也有历史的说唱。《再谈清末的时调》主要论述了“痛国遗民”编辑的《最新醒世歌谣》中一些颇具时代意义的时调，如《童子调》、《近体水调》、《近体紫竹调》、《近体四季相思》等。

顾颉刚的《吴歌小史》^②是一篇颇有分量的研究吴歌发展史的文章。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他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当时流行的吴歌中描写各地风光景物及四时花名节序的歌曲。顾颉刚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让笔者受益匪浅。他说这类歌曲数量虽然较少，但在通行的程度上，并不下于私情歌曲。他将这类歌词分为三类，一类专夸某一地的富丽景致，一类泛述各地风光和出产品，一类描写节序风光。前两类他作了具体的论述。第一类，他举的例子是《苏州景致》、《无锡景致》、《上海景致》等。第二类，他举的例子是《三十六码头》、《九行十八镇》。在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是，顾颉刚所举的这些歌曲，并不仅仅是流传吴地的吴歌而已，而是清末民初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的时调。所以，虽然顾先生文中并未标出“时调”等字眼，但这段文字堪称论述清末民初地方风物类时调的墨宝。

黄霖先生的《时调中的清末民初世界》，是研究清末民初时调的一篇重要作品。文中用大量例子，着重论述了泽田先生所藏时调中颇具时代气息的三类：时事政治类、社会新闻类、地方风情类。

时调唱本虽然当日在民间广泛流传，占据着下层民众重要的娱乐空间。但一般的文人学士对之不屑一顾。在不少文人学者眼中，唱本也不能与同样俚俗的民间歌谣相提并论。顾颉刚先生最初收集唱本，本意是想在北大的《歌谣周刊》上发表，但是北大同仁只要歌谣，不要唱本，以为歌谣是天籁而唱本乃是下等文人所造作，其价值高下不同。顾先

—200 页。现又收入阿英《阿英全集（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95-397 页。

②原载《歌谣周刊》第 2 卷第 23 期，后收入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603-622 页。

①原载 1936 年 5 月 13 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后收入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1944 年版《中国俗文学研究》，第 198

生则持不同意见，高度肯定了唱本的价值。“若说唱本是下等文人所作而歌谣是天籁，难道歌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①“若说这些下等文人造作的便无一顾之价值，则现在流行的戏曲何尝不出于下等文人之手，何以又要去注意呢？”^②在他看来，唱本与歌谣、戏曲都是民众生活最亲切的写真，都有收集价值。当然，顾颉刚先生对苏州唱本价值的肯定，也包括对时调价值的肯定。

顾颉刚还分析了歌谣与唱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歌谣与唱本实在没有严密的界限，都是民众抒写的心声，都有流行得很广的和很狭的，歌谣有从唱本上来的，而唱本也有写录歌谣的。他以为两者的区别，不过在于歌谣有些出于妇人孺子之口，篇幅短，较富于天趣，而唱本则多出略识字的男子之手，较富于理智，能作长篇的叙述罢了。其实，时调是包括一些民歌在内的。如果一首民歌广泛传唱，也就成了时调。时调唱本中，既有大量的由下层文人等编写的歌曲，也有不少写录下来的活泼泼、火辣辣的民歌（有些可能经过了些许修改）。因此，顾先生此处比较的，不过是民歌与唱本中文人编写的歌曲的区别。

1924年，重九先生写了《苏州的唱本》一文，刊载于《歌谣周刊》第60号。文中，他也认为苏州的唱本大部分很有价值，之中确有不少极婉转，极细腻，极深刻，极美丽的作品。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文人学士们的抒写，不过像人工的盆景的花草一般，而民俗间的抒写，乃像幽谷中的蕙兰，或田野间的花草，虽则比较朴质一点，但自有它们的天然的美丽，万万非一般矫揉造作的人工的盆景花草所能及得到。”^③

佟赋敏，字晶心，蒙古人，是一位爱好研究戏曲的天才艺术家。舒又谦为佟晶心的戏曲论著《新旧戏曲之研究》作序，说关于戏曲的典籍文字，不问中西，在中国凡能得到的，佟晶心差不多都读过。《新旧戏曲之研究》第一章第三节第七部分有“小曲”一条，说：“小曲有许多的印行本，流行在社会上。名目也非常的多，如同：挣灯、对花、十杯酒等等。词句都是俚鄙不堪，有些与妇人孺子很有感化能力的。研究戏曲的人们，也不应当把他忽略不管。发售脚本的地方，以北京打磨厂东宝文堂为最多，一二分钱一样。我曾集存80多种的腔调，有工夫写出来请目下文学家给费费心，也着实是一种国粹。”^④他指出这些词句鄙俚不堪的“小曲”，颇

具感化能力，值得戏曲研究者的注意，还把他奉为一种国粹，评价可谓高矣！

如上所述，虽然20世纪（尤其是上半期），也有少数著名学者对当时地摊上的时调有所研究，但总而言之，学界对清末民初时调的关注极少。现有的一些研究，大都是零碎、片断和微观的，不够系统、全面及深入。顾颉刚、吴立模、重九对清末民初时调唱本的研究局限于苏州一地，且不够深入，更何况他们研究的对象实为唱本，而时调仅是唱本中的一部分，他们也几乎没有标举“时调”一词。刘复、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傅惜华的《北京传统曲艺总录》等都不是专门的时调目录。

清末民初的时调，是时调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黄霖先生《时调中的清末民初世界》中所说：“清末民初的这些作品（按：指时调），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用他们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用他们的感受来歌唱生活，真实、丰富、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正在新旧交替的社会，无疑是我们今天认识那个时代的一份十分宝贵的资料。至于它的文学价值，也有待于我们去认真总结。可惜的是，近一个世纪来，人们罕有关心于此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人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地来开发这一宝藏。”^⑤对清末民初时调进行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当前十分迫切的一个课题，具有明显的抢救文献资料与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我们应该对之给予高度的重视。

Overall Study on Shi Diao(Popular Tunes)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First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Lin LI Qiu-j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Xuzhou, Jiangsu 221008, China)

Abstract: Up to now, we make few investigations on Shi Diao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First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compared to deeper study in Ming Dynasty. However, some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Gu xie-gang, Zheng Zhen-duo, A Ying, Zhao Jing-shen have collected many Shi Diao books for our study. Gu xie-gang, A Ying, Li Jia-rui, Zhao Jing-shen, etc., have written some papers to introduce Shi Diao. Now Che xi-lun and Huang Lin also write some articles to expound it.

Key words: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First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Shi Diao books

（责任编辑：闫丽）

①顾颉刚、吴立模《苏州唱本叙录》，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第683页。

②同上。

③重九《苏州的唱本》，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第702页。

④佟晶心《新旧戏曲之研究》（戏剧丛书之一），上海戏曲研究会出版发行，1927年，第68-69页。

⑤黄霖《时调中的清末民初世界》，汤一介等《文史新澜》，第310-311页。